

心繫山城的 平地老師

——陶瑋珍老師

陶瑋珍 台北縣福山國小 教師

圖片提供 陶瑋珍

總是相信，神有他最好的安排。讓我
懷抱山居歲月的夢想且能執著前行。

因為教會活動曾在部落激盪過自己的心靈，
在原住民小學教書就成為我修讀教育學分的
唯一動機，也是我唯一的渴望。在鄭文堂
的電影「風中的小米田」知道了福山國小這
一所北部最深山的小學，就騎著車一路摸索上山，
在那百轉千迴的山路上即使一度以為自己迷
了路，最終仍與這生氣蓬勃的小學相逢且展
開我們精采的每一天。

我們學校是烏來鄉最深山
的小學，目前國小部有24位學生，
99%都是泰雅族的俊男美女。
彷彿祖先驍勇的氣魄，
崇尚英雄主義的氛圍
仍持續的發生在孩子
身上，鬥嘴、打架的
事情天天都會發生，
就像「問候」一樣的



▲ 穿上泰雅服裝的學生們，正為待會的舞蹈演出做好準備。



▲ 兩位男學生雖然扭打在一起，但這可是他們親密問候的一種方式。

頻繁。

第一次看到學生在軟墊上互打、糾纏在一起時，我還試圖去「調解」，意圖進行「道德勸說」，後來，我才漸漸明白，原來這是他們練身體、屬於好兄弟之間的「遊戲」，透過這種比較激烈的運動，去了解身體和力量的感覺。打人的和被打的都一樣要承受受傷，要去承受用拳頭打在身體上的實際感。在這種過程裡我漸漸發現一種別於平地學校的文化，當山下的

學生被制度和規範安穩的保護住的時候，限制了肢體上的接觸其實也限制了同儕間的交流；當山下的家長用無微不至的呵護在看顧孩子的成長，無疑的，同時也限制住了讓他自己復原的能力。

很少聽到我們的孩子喊痛，腳痛在體育課的時候都會立即康復。受傷過沒幾天

原教最前線

Part-ONE

又一樣開始追逐，某一方面來說，我喜歡見到孩子這樣勇敢而獨立的表現，但換個角度去想：其實，孩子還是會感到痛的，只是，說不定他們已經習慣即使喊了痛還是沒人能幫他們敷上藥呢？

每當假日不下山我選擇繼續留守山城，常會和家長一起去巡陷阱或是去溪邊射魚，當然學生們在小小的年紀就已經學會了屬於生存必備的條件，家長會帶他們到山上一起參與這些過程，你若不想跌倒不想被獵物突襲，你就要學會自保，就會高度的發展你的眼力及肢體。同時大人們也會在這種生活化的過程裡教導孩子關於自然、關於打獵文化、關於泰雅的禁忌等。我常感覺山上的生活是一種經驗的傳承，其實無形中也讓孩子懂得尊敬長輩，自然的去與山中的一切共存，每當我聽著他們教導我那些自然界生物的名字時，我的世界也才從「動物植物」這樣簡單的二元變得更加開闊！想來，到底，是我成長了孩子，還是孩子豐富了我的

視野呢？

或許，對某些人來說，在山中教書意味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，也或許對某些人來說只是一個暫時的階梯。然而，如果你願意用全心去感受去發現，在這裡的每一天都會使你成長，都會讓你反思起：曾經，我們用什麼樣狹隘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，我們曾用著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不同的文化。回看過去的時光，和福山的相處雖然才過了一年卻感覺經歷了許多，每一天從學生身上看到的驚喜，每一次發現自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們的秘密，每一回和同事們上山的喜悅，還有每一個落石後的平安，常常都會讓人驚訝起生命的

童稚的臉龐上，透露出的是山城孩童特有的天真模樣。▶

